

928
5
7

肇
經
室
集



學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
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諸非道
不言

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
乎始終孚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
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閒遠祖
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閒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
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綱明末官游擊曾祖必



名祖登俊我 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
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
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
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
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
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
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
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
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
式 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 國書座

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
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 大考二等授侍
講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
冊陳宮中

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
年主河南鄉試復 命旋奉 使告祭南嶽登祝融
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
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
年

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裴自位假平

臺灣功鬻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鞠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隤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

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

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尙書房行走

侍今

皇帝學時初置 文淵閣官

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

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名試卷五
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

官五十五年 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純皇帝顙

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邨民同渡賑宿碭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賑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歛縣令屬掌亭人以饘餲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

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畱巡撫任嘆咭喇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 降旨內名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加 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 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

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皆畱巡撫任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毫復水卹賑如之

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

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

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恒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 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

是凡 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 太子少保充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尙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肖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

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尙書公之輿夫毆傷禁門兵免 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違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賜醫 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賫

殊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卽趨

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 蹕灤陽

宣

制以戶部尙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 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

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

注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 大考翰詹卷九

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 幸翰林院先期晉公 太

子太傅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公第公在

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

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

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石目

微眚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

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

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 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亨賁

賜詩十韻及王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 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少差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 居所自持公

上將

親臨公第丁卯復 命戶部尙書戴公來夜逾子痰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 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

內用爲翰林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

皇考卽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優直有年簡任綸扉漢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

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漢爲悼惜于初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賚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醑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已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不待內閣擬謚 特賜謚曰文正復 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

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敷歷督撫內而游直綸扉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

著卽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于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尙書承恩恭侯阿拉

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邨舊阡陳夫人祔焉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

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禕哉

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

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
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益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
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
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
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
名于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
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
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
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

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
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歿事
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
吾慕非過禮也庶祖母李撫公有恩 貤贈一品夫
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
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
郇故交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
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暖由脊上貫
于頂甘液自呿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
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

餘卽獨居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漢也公爲文筆奧博沈雄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或寄示 命和公官撫督時

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綴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曰蒹葭

遠目下冊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閒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

上賜大珠綠縫韉黑狐毳袍

先帝御用四圍龍卦四開襖袍等物其餘 恩賚多

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 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凖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傳學正文明道淡性固

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甌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嬀

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間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恒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

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 贈一品夫人 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凖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傳學正文明道淡性固

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甌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媯

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間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恒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

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幡然三公邁榮軼光乃不慙遺而觀

先皇

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常生謹案文正公子屬家大人撰碑文磨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韻語之文遲寄數十日公子迫不及待屬吳學士萬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而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

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海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

聖朝集卷三
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
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
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
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
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勛以殫
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
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

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
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
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
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
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
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
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

賜宴 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
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
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
夫人依遷葬禮服總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
祠訟門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
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
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
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

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
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
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
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
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
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
慶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官蒙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瘥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于崑山縣雪葭灣年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

人附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扈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已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

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徧譯佛典漢于禪理者不及

也前後奉使鞠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竝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効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杜韓蘇陸侍譙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譙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屢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漢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

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棊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換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曰

聖朝三集卷三
四三
忤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
經術爲治荏弱于文無能卽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
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
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
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
筮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共其位敷歷中外進退禮義
公爲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破弓獄平政飭本孝于
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泖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慙
遺亦吹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純起秋

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塲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
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
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
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

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
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
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

南巡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
謫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謫落職廿四年獻平
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 尚書房行走充 起居注
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
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洵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
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
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卅
九年提督江蘇學政

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

特賜先睹于是謨平定金川說得

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
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
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
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

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 殿試讀卷

上擢錢榮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
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
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

京

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
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
防吏弊

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

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

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
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

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
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 尚書房各官曠課

上以公在

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

命在 尚書房行走和詩

賜福字

恩遇如前公病濕

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

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

今皇帝暨 皇子 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

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

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冲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九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

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蒞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墅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九溪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

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揆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昭所校錢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

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

欽賜舉人應鏘捐職州同知卒慶鍾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人附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霸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冲推以事

君迺克竭忠

帝曰汝才旣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到隆臣殫厥學賡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絳絳其光熊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

術皆公之功惟

帝育臣千石代農惟

帝教臣協恭和衷惟

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雜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

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

蹕木蘭會京師割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

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

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讐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

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

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卽泯假如其父之冤既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

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諳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

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

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

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 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

廷鞠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襍賓退直後青鞵布韞如諸生時暇則讀書

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尙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

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勲乾隆丙子科舉人
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
太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
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
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
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
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
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
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
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

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
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
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
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
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
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
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已酉散
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和相國珣疑爲別
字置二等引

聖朝集卷三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

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

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

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

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

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鬪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

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浚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已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愼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鞠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

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繹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荅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詆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

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俞之君回堯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却陋
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
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
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
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

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
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
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
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

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
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
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
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
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
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
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
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
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

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
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謁經精
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
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
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
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
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八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
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
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
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
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
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
高於閘內之汶水卽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
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
黃河卽鈎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
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
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
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
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

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

覲請

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

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臄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郟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羶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會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充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厯城者爲後世之誤會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

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榻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

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 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証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

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德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錢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

不刻和而介屢以謬謬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

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俾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徭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汨汨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据比傳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欣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

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追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耻誠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僂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

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

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誤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撓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

君怫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証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篇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畧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襍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

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

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 王和蔣君墓志 其先為錢

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 翁方綱蔣君墓志 父堅

有奇節 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

人詩 王和蔣君墓志 斷竹茂為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

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讀鳳臺王氏藏

書 王和蔣君墓志 冠而歸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補縣學生學政以孤

鳳皇稱之 王和蔣君墓志 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

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

養母厯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

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表文達薦士銓與彭文

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士銓

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 袁枚蔣君墓志 母沒服終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玉立眉目朗然嶽寄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

楚使人雪涕

王昶詩話

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

自礪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

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鷺鳥之發恩鰥

寡耆艾無所靳

袁枚蔣君墓志藏園詩序

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

王豫羣雅集小序

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

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嗥鯨呿鰲擲山負海涵莫

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

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

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胷推倒豪傑

王昶蔣君墓志

高麗使

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

袁枚蔣君墓志

卒年六十一

王昶

蔣君墓志

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

袁枚

蔣君墓志

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膳

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

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

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

梁同書蔣修隅墓志

詩得家法

吳照樂府

常生按此用

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纂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擘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
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警敏甫入塾卽弄筆書天
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旣除益讀書習騎
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屢扈

蹕乾隆四十一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
提標遊擊太平叅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
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
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

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叅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岙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鏹斷其帆繚須眉皆燎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叅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叅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畱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

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麾兵伏船內待賊礮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緮爲一詰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夷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至是始有所恃夏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斬獲無算秋閩盜鳳尾引夷艇入浙共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

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王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

旨李長庚奮勇爲賊所畏懼此次追剿洋面風濤亦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

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蒼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爲總統得

旨允行忠毅既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晝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卽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追攻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卽罪其領隊者一

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畧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畧支更譙警夜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畧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蓬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賊本隊遲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櫓若心怯將蓬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回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

委出藍旗傳隊目舵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爲賞兵船過礁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十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挂木而止賊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梟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偽爵侯倫貴利礫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

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雖滅閩盜尙有水澳蔡牽乃修船往來閩浙閒屢獲劇盜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李車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王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

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元以造艇銀鉅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資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曰霆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岐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

浙潭頭獲徐業船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霆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蓬索朽遣其黨干道員慶祿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蹙之于温州南麂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霆者令商載貨出海

濟牽用商歸岸偽報被劫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聞粵間盜朱瀆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瀆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温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運船工木總督遽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瀆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王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瀆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瀆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

責瀆不用命瀆怒先返自是牽瀆始分牽亦少衰忠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資十二月瀆結粵盜伺金厦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師奉

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盡山所部船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

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尚通小船忠毅扼之別以小澎湖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蹙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

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

詔奪公翎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濱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渠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來十二月擊牽于溫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蓬柁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蓬勢復張忠毅

皆列狀奏

聞

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斬獲奏五上

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

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叅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該督所奏卽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叅

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次叅奏專以去李長庚爲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敘及特阿林保尙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蠶蟲粘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卽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

經審明確鑿並無捏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卽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叅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卽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

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憤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旣無逗遛怙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真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旣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

之路又不爲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若阿林保尙不知以公事爲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叅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卽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

春忠毅追牽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

詔飭之八月卽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聞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冲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南澳洋面駛

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艚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盡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

克捷必能擒獲巨寇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

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

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賜謚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鈺爲後襲爵忠毅治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爲之語曰不怕千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爲水師健弁公家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彂畧爲詩古文修寧波學宮置義塚爲粥食餓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

會試卽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緘所落齒寄其妻吳葢以身許

國慮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潰後爲許松年礮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温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

把總皆以公貴

贈武顯將軍荔波歿兄弟三人

奉母歸貴筑公就傳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

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噶密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

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

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叅將貴州平遠協副將

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敵敢戰

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斂碉樓十二所

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

簡授湖南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取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

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年調四川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藤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

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

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峩寺得

旨議叙旣焚金峩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

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

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

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

山坪卽保寧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

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

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

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偉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

旨議叙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

潰得

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

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却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

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敵事 聞照提督

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蔭

戶部主事

予祭葬七年陝西獲賊公者賊目李

目剛

上命礮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

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

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每人 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

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

論

皇上御極復蒙

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

邀

甄錄公感

兩朝知遇臨敵奮勇賊畏之

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卽抽戈而起嘗慨然曰某受

恩深重卽效命疆場尙不足以仰

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

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旣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畱之遂別爲墓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訓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礪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

三十一月賊犯石埡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弁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旣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滾木礮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壩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壩斃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

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運道與張瓏登合遂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泗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縋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

擒三而鄉勇殲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五月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壩趨城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闌入川與冉文儒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團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土地壩向碓門洞縱火兵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偪茅峯壩竄

八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漩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壩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礄洞門軍功張岱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

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懾由黃泥扁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礮之賊越李家壩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闌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蹙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壩周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靡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黨復至擊殺賊九騎

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圍之戶遺產清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墊江擾龍門寨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秘三月賊二千窺永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十五日旦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

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冒矢合圍一賊以矛衝入君拔腰刃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

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

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惇誼襲雲騎尉
論曰君生沃土貌清臞書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
城得死所偉矣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璉乾隆壬戌
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
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
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
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
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

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
者

特旨間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
才優覆奏奉

旨送部引

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
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
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
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

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

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却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

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温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輓轡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厰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蒞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

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狻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謠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

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謫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私家大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慳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

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床以歿
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
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
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
使者云故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宣簡在

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洊躋
方伯持躬謹飭蒞事精勤抱慙依忠安良戢暴其平
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蒞漳時首械
書役蠹風斂迹閭郡稱神其止息鬪爭則如龍溪縣

屬之歸德堡鄒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
祠墓起衅親詣秉公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
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
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
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
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
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
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
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况淒涼不可言狀質
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

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轄
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共抒哀思猶恨無以
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草布義有必勸
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
視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
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
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

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

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
之歸也士民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尙幼幸以餬
餽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
稿俄奉

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旣論定

上殊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
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次仲凌君傳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

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煇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龐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

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 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旣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

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七涪肉涪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

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

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衆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擯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

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王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

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觀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

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

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肇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

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牯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升也非槩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

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學聘覲之禮自受王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

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
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
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
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
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
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
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
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
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
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
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
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
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
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
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

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

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

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

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

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

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

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

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

理而求諸禮益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迫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

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澤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

工凡六五亿仕伋仁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歛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慈皆

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閏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

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般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般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恒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

瘡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

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
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
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
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
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
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
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
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
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

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
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
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
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
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
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
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
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
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
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

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旣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眺密雲蹤跡甚顯蒞

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旣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蹠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

舉其說之善者如金滕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

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覺論語一書之中叅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襍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

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
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
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
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
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
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
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
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繇復無次戴庶常勾
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
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

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
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
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
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
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
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
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
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
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
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

縣李君尚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責者衣然溟滓黯黹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

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蘊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

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涖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邦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

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白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家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

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諡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尙之傳

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

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

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
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
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
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
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
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詳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
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
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愼乎因著
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隳
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濶三統術雖

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
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
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
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
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
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勾股算
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
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
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敎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

得中且蘭草未徵曰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悵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王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茭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尙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王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

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某氏始生一子今尙在襁褓中也悲夫

某月故主一千个所并歸國中事

而無之於國中事無不以之而人欲千公三

外云雖於六月而古今地天皆共創之於國中事

求求於國中事之於國中事之於國中事

第3575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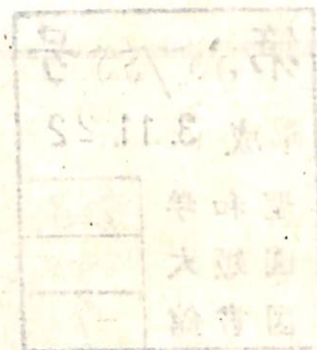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4

7



官

